

喜欢后宫的娘娘是什么体验啊？

外头都说，当年同时进宫的两位明家姑娘，如今却天差地别，一个即将执掌凤印，风光无二，一个却被打在冷宫之中，痴痴疯疯，叫人唏嘘感叹。

（一）

明容遇见端木羽时，一个九岁，一个十四岁；一个是相爷的孙女，一个是被选中的“童养夫”。

彼时少年热血气盛，锐利得如出鞘宝剑，盯着榻上的小小身影，眸欲滴血，仿佛遭受了怎样的奇耻大辱。

明容病怏怏地倚在榻上，明明是天真活泼的年纪，神态间却满是枯败之气，似个小老太太。

她任端木羽不停咒骂着，只裹紧狐裘，咳嗽一阵后，用锦帕掩住嘴，这才抬起头，脸色苍白，淡淡地望向少年，不喜不悲：

“你放心，我应当活不过……及笄那一天。”

这是她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，端木羽一愣，握剑的手紧了又紧，四目相接中，少年终是薄唇轻启，硬梆梆地吐出一句：

“若你活过了又怎么办？”

“活过了……”明容眼神恍惚起来，“……这种可能性大抵是不会有。”

久病成医，她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得很，不过是捱一日算一日，本来没必要连累别人，只是怕爷爷伤心，她才叫人搀着在前厅转了一圈，挑中了端木羽。

都是些世家子弟，个个意气风发，被家中送来“选秀”。

父辈们或是巴结，或是承了老相爷的恩情，却都是送来些家中的远方子侄，真正品貌相当的都藏着掖着，唯恐叫明二小姐看去了。

毕竟是入赘上门，说难听点就是童养夫，还是娶个病秧子，有几个有头有脸的好男儿愿意？

端木羽却是个特例，出身将军府，人才品貌皆是一流，只可惜是个不得宠的庶子，娘亲早死，无所倚仗，被大哥强扭着送过来“牺牲”了。

得知中选时他如轰五雷，差点按捺不住冲进内室质问明容：“什么是我？”

事后明容总会微眯双眸，轻轻地回答：“也许是因为那日你腰间佩了把剑吧。”

满脸不耐的少年，如脱缰野马，腰间佩剑，身姿俊挺，站在堂前，阳光洒满了全身，是那样的朝气蓬勃，几乎晃花了明容的

眼——

自己没有的，便总是格外向往。

他们的婚事定在了明容的十五岁生辰，老相爷是听了游方术士的话，效仿民间童养媳的做法，想用此举为孙女冲喜续命。

外人私下都道荒唐，惟有明容，乖巧点头，缩在爷爷怀里，悄悄红了眼眶。

端木羽刚搬进明容的房间时，一脸屈辱。

房里布下了两张床，由一道屏风隔开，等到两人正式成婚后再撤掉。

明容睡在里边，端木羽睡在外边，老相爷对少年千叮万嘱，夜间万不可睡死，要时刻留心明容那边的动静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就得赶紧起身察看，防止明容突然病发。

两人住下的第一夜，风声飒飒，端木羽一宿未眠。

明容起床时，绕过屏风，看见端木羽仰面朝上，怀中抱着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布满血丝。

明容抿了抿唇，正要开口，端木羽忽然幽幽道：“我想当个大将军。”

一片寂寂的房中，明容分明看见两行泪划过端木羽的眼角，瞬间浸润了枕巾。

“我娘去世时，我和她说，我以后会当个大将军，不再受人欺凌.....”少年的声音充满了刻入骨髓的绝望，一字一句，叫人不忍触之。

“但现在.....什么都没了。”

(二)

冬去春来，眨眼间，两年时光翩跹而过。

明容的病依旧是老样子，用各种珍贵药材吊着，但她夜间却很少发作了，除非是疼得厉害，否则她不会出声。

端木羽有一日清晨见明容迟迟未起，绕到屏风后一看，吓了一跳。

明容煞白着脸，唇上咬出了一圈浅浅的牙印，气若游丝。

端木羽赶紧去唤人，好一阵折腾后，明容总算缓过来了，端木羽却被老相爷叫出去训得狗血淋头。

回来时，他眉眼淡淡，看不出喜怒，只坐在床边，面无表情地替明容掖好被角，眸中闪过一丝自嘲：

“日后你不用忍，我早该习惯困在这个牢笼里，做伺候你的贴身小厮了.....若你死在了床上，你以为我不用陪葬的可能有多少？”

明容被这话引得咳嗽不已，面上泛着潮红，抓住端木羽的衣袖，似乎急切地想解释什么，但手颤了半天，却终是一点点松开了，她别过头，长发散开，小声地喘着气：“夫君，抱歉。”

病体孱弱，她力不从心，以为夜夜强忍着，就能小心翼翼地用这种方式呵护少年的尊严，些许弥补他所缺失的东西.....凤凰囚笼，野鸡翔舞，却到底是她错了。

没过几天，管家便找上了端木羽，将曾拿走的剑还给了少年，未了，毕恭毕敬地开口：

“老爷说，虎骑营在招人，请姑爷明日就去报到。”

端木羽接过剑的手一颤，蓦然抬头，难以置信。

虎骑营是东穆培养精兵的地方，出过不少赫赫有名的将帅，无数人挤破脑袋也想进去。

端木羽兴冲冲地跑去谢过相爷，老人招了招手，神态间很是疲惫，“好好待容儿。”

端木羽立时明白过来，是夜，万籁俱寂，他隔着屏风低声开口，也不管明容听不听得见，“多谢。”

窗外月光正好，风吹林间，竹影斑驳，明容闭着眼睛，微微扬了唇角。

明雪从太子府回相府省亲时，明容正要去虎骑营探望端木羽，马车里捎满了过冬的衣袄棉被，明雪看了直打趣明容，笑得美眸流转，艳若桃李。

对于这位两年没见的堂姐，明容只静静听着，不发一言，眉眼笑得恬淡。

倒是明雪见完了长辈们，一时闲着，好奇地要同明容一起去虎骑营，瞧一瞧这位传说中的妹夫。

几辆马车这便一同上路，明容一掀开车帘，微微一怔，紧接着颌首行礼：

“见过太子殿下。”

车中坐着的小小少年唇红齿白，宝玉无暇，比明容大不了一二岁。

这便是明雪未来的丈夫，太子况宁——也是明家日后的倚仗。

明家世代荣宠，出过三位皇后，两位贵妃，到明容这一代，原本太子妃的人选定的是她，但她却在幼年生了场大病，九死一生后，虽捡回条命，却也再离不开药罐了。

人选这才改成了明雪，同年就被送入太子府，比小太子足足大了四岁，倒和端木羽年纪相当。

此刻明雪尚未上车，暖烟缭绕的车厢中，只有明容与况宁二人对坐。

况宁眼眸漆黑，在明容身上不住打量，明容捧着手炉，低眉垂眸。

一片寂静中，小太子忽然伸出手在明容脸上掐了一把，明容猝不及防，愕然抬头，瞪大了眼。

“手感不错。”况宁自顾自地笑了，见明容瞪向他，他哼了哼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就是太瘦了。”

说着他一挑眉，伸出手还想再掐，明容赶紧避开，皱眉喝道：“太子自重。”

况宁拍了拍手，撇嘴道：“真没趣。”话音刚落，他蓦地凑近明容，促狭一笑：

“说起来你要是没病，现在可就是我媳妇了，是不是就能任我掐搓揉捏了？”

明容向后缩，看着况宁不怀好意的眼神，第一次为自己的病感到一丝庆幸，她轻声答道：“不是，明容不是面团，堂姐也不是。”

况宁怔了怔，咧嘴笑开，却没笑几声，又一下坐回了原处，老气横秋地长叹了一口气：

“可怜本太子如花似玉，宁愿娶个面团，也不愿娶个老女人回去。”

(三)

一行人来到虎骑营时，恰巧看见端木羽被几个人压在地上，打作一团，脸上几道血印，旁边不少人嬉笑围观。

那几人都是王孙贵族，靠着家中关系进来的，平日里拉帮结派，飞扬跋扈，不知端木羽哪里惹到了他们，此刻被他们压在地上恶声恶气地吼：

“说，你是不是洗脚婢生的小畜生，是不是相爷府的童养夫，是不是？”

声声羞辱中，端木羽一口血水吐去，眸光狠厉：“是你娘的狗屁！”

围观众人一声起哄，几个公子哥恼羞成怒了，不管不顾地打了下去，端木羽拼命挣扎着，却到底双拳难敌四掌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拨开人群，将那几人狠狠推开，气喘吁吁地拦在端木羽身前：“住手！”

明容胸膛起伏，额上渗出了细汗，稚嫩的声音却叫满场顿寂。

况宁在不远处抱肩，饶有兴致地看着，齐刷刷射来的目光中，明容面沉如水，定定地望着那几人：

“向我夫君道歉。”

几个公子哥此时已经猜到明容的身份，脸色一变，虽自知惹不起相府，却仍旧梗着脖子，嘴硬道：“凭，凭什么？”

“凭他是端木将军的儿子，凭我是相爷府的二小姐，凭他是我的夫君。”

声音不疾不徐，语调缓缓，却自有一股压迫人心的威仪。

明明是个病怏怏的小姑娘，深潭静渊般的眼神却叫人扛不住，纷纷败下阵来。

待到众人散去后，明容这才转身去拉端木羽，却被少年猛地甩开：“不要你管！”

她不防向后跌去，踉跄间却被一只手揽过腰肢，回首一看，是况宁眉开眼笑的一张脸；“你夫君似乎不太领情呢。”

端木羽的背影一瘸一拐地远去，明容失神地眨了眨眼，茫然一片。

将东西放下，管家又打好了招呼，一行人这便要离开了，却四处寻不到明雪。

明容披着狐裘，拐到虎骑营的一处角落，却看见明雪和端木羽坐在一起，温柔地替他涂抹着药膏。

不知明雪说了什么话，端木羽嘴角露出了笑意，夕阳中两人身影重叠，染着一层金边，万分般配。

明容正怔然间，耳边忽然被人吹了一口气，她一颤，偏过头只见况宁冲她一笑，眸光粲然若星：

“怎么办，你夫君和我媳妇混一处去了，要不咱俩也凑合凑合得了？”

(四)

也许被况宁的乌鸦嘴一语成谶，四个人的组合忽然频繁起来。

本就是特殊的亲密关系，来年春天，况宁闲不住，明雪又有了提议，于是四人一同来到了东穆的皇家园林踏春。

风筝高高地飞在天上，端木羽陪着明雪一路奔跑，笑得爽朗畅快，一扫往日的阴郁。

明容因身体原因，只能撑着下巴，坐在树下的草地上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

脸颊却被人冷不丁地一掐，耳边响起况宁笑嘻嘻的声音：

“你怎么还是和去年一样瘦？可见你相府的伙食不如太子府。”

明容没好气地瞪了眼况宁，挪过身子不去搭理他。

才一季不见，况宁又高了许多，白玉似的一张脸依稀勾出了俊俏的轮廓，却因主人家的嬉皮笑脸，倍显无赖。

他一屁股在明容旁边坐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把玩着腰间的挂坠，蓝天白云下，远处的笑声不时传来，他挠了挠耳朵，指着那两人冲明容道：

“小面团，你觉得这像个什么词？”

明容叹了口气：“天作之合。”

况宁摇头，“非也非也，是奸、夫、淫、妇。”

心头一跳，明容不及多想，转身一把捂住况宁的嘴：“这种话也能乱说！”

况宁不防被她这一扑，仰面跌倒在地，明容也堪堪摔在他身上，倒作了一团。

两人四目相接，况宁啧啧笑道：

“不料明二小姐急不可耐，豪放至此，本太子也只有却之不恭……”

明容又气又急，伸手就想去堵况宁的嘴，况宁却比她还快一步，倏然在她脸上轻轻一啄，“要不本太子不娶你堂姐，娶你如何？”

明容身子一顿，脸上腾地一下红透，天旋地转间，她眼前发花，有什么汹涌漫上，喉头腥甜——

两行鼻血就这样流了出来，况宁笑容蓦僵。

远处放风筝的端木羽忽然停下了脚步，看向树下叠在一起的两个小小身影，眸光几个变幻，深不见底。

明雪也顺势看去，脸色乍然一变，还不待她有所反应，下一瞬，一声鬼喊鬼叫响彻天际：

“小面团，你不至于兴奋地流鼻血吧，你别吓本太子呀！”

端木羽瞳孔骤缩，风一样地朝树下掠去，一把抢过明容，“闪开，她又发病了！”

他背上她就往外跑，仿佛训练出来一般，一气呵成的举动迅敏异常，看得明雪和况宁俱是一怔，回过神后才赶紧跟上。

明容在端木羽背上晕乎乎的，双手勾紧少年的脖颈，迷迷糊糊间压抑许久的情绪尽数涌上，她哆嗦着身子，在端木羽耳边无

意识地喃喃着，语带哀求：

“夫君你别讨厌我，别抛下我好不好，别抛下我.....”

小声的嚤吟卑微而无助，脆弱的模样此时才真正像个孩子，端木羽呼吸一窒，脚不停当间，薄唇紧抿，长睫微颤。

（五）

端木羽又被老相爷狠狠骂了一顿，连带着明雪，说再不许带明容出去瞎胡闹。

明容在家休养了一段时日，况宁隔三差五就悄悄溜进来看她，坐在床头取笑她：

“古有看杀卫玠，今有明容看了本太子流鼻血，羞也不羞！”

明容听得眼前一黑，咬咬牙，骂出了平生第一句脏话：“不要脸！”

况宁乐了，掐住明容的一边脸，明容瞪大眼：“登徒子！”

况宁更欢了，索性将她另一边脸也掐住，明容差点背过气来：“我是有夫之妇！”

况宁扑哧笑出声来，低头探向明容的唇，明容大惊失色，身子却是软绵绵的，动弹不得，完全一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惨况。

眼见况宁越凑越近，她吓得赶紧闭上眼，抿紧唇。

况宁不由一笑，漆黑的眼眸粲然若星，在明容鼻尖处堪堪停住。

灼热的气息萦绕在两人之间，他轻轻抚上明容的脸颊，声音低不可闻，带着莫名的哀伤：

“小面团，你要快快好起来，否则.....我会内疚的。”

转眼秋风渐起，端木羽因在虎骑营表现突出，与一起选拔出来的三十五个同伴，迎来了一次亲临战场的机会。

是赶赴边关与大渝的一战，他们作为一支奇兵，跟随淮南王，深入腹地。

临行前，端木羽回相府收拾包袱，眉眼间踌躇满志，意气风发。

明容倚在门边，晨光将她的身影拖得很长，她轻轻开口：“夫君，早去早回.....一定要平安回来。”

声音有些发颤，夹杂着对未知的不安与恐慌，端木羽手下一顿，抬首望向明容，许久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就这样，一去半年，杳无音信。

秋叶落，秋夜凉，秋风萧瑟。

明容一颗心七上八下，端木羽不在，况宁倒是时常来找她，每回都带些稀奇古怪的玩意，明容要他别来了，她要遵守妇道。

况宁见她绷着小脸，义正言辞的模样，笑得前仰后翻，伸手就去掐她的脸。

明容躲闪不及，气恼威胁：“你再这般，我就去告诉堂姐！”

提到明雪，况宁哼了哼，不屑一顾：“她现在满心惦记着她的小情人，也得有空搭理你才行。”

话出了口，明容脸色就白了一分，况宁挠挠头，“好了好了，小面团，哄你玩呢，左右还有本太子陪着你呢。”

太子府人人都知道，太子不喜欢准太子妃，皇后却很满意这个儿媳。

明容问过况宁，况宁想了想：“这也有个词，叫一、丘、之、貉。”

不着调的话叫明容哭笑不得，却没有看见况宁把玩着玉坠，眸中转瞬即逝的一丝冷笑。

等到冰雪消融时，端木羽终于回来了。

一身戎装，宛如迎风而立的青竹，挺拔英俊，高了也瘦了，少年逆着光，一步步走进，按着腰中剑，像累极了般，倒在床上，闷头就睡。

听说战事极其惨烈，虎骑营出去的三十六人，只回来了五个。

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自古如此。

夜晚，明容躺在床上，仍旧后怕不已。

隔着一道屏风，她忽然听到那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发梦魇。

悄悄下了床，她散着发，赤着足，绕到了屏风后。

端木羽缩在被中不住颤抖着，皱眉喃喃，似乎十分痛苦。

明容抿了抿唇，轻手轻脚地摸上了端木羽的床，从身后环住他，像儿时母亲照顾病中的她一样，柔声安抚。

月光洒下窗棂，一室静谧，他们之间的气氛是从未有过的祥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端木羽渐渐平复下来，在昏昏沉沉中嘶哑开口：

“我母亲家乡有一种说法，地上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会多一颗星……你说我能找到他们吗？”

明容一愣，她自是知道，这“他们”指的是谁……是同端木羽一起上战场，浴血奋战，却再没能回来的兄弟。

她点点头：“能的。”顿了顿，又像想到了什么，小心翼翼道：“那等我死了后，夫君也会去天上找我吗？”

话一出，她明显感觉怀中人一僵，在这种时候说这话的确很煞风景，但她还是忍不住问出来了，并且，她觉得他应当不会不高兴——毕竟，她离去的日子，就是他自由的那一天。

但端木羽显然连这点奢望也不愿给她。

“我不会去找。”少年闷声闷气道：“你那颗星一定灰扑扑的，老气横秋，看也看不清。”

静了半晌，明容才慢慢哦了一声，“那就别找了吧。”闭上眼，似乎十分疲惫，她终是沉沉睡去……

许久的静默后，少年徐徐转过身，伸出手，生有薄茧的指腹轻轻拭去了明容眼角的泪，他凝视着月光中她苍白的侧脸，眸光复杂，深吸了口气：

“所以，你最好别死。”

与君绝：维以不永伤 www.zhihu.com



